

·MEIHUIBAN·

美
绘
版

别具一格的少年成长故事
畅销25年的儿童文学经典

男生贾里

② 伟人的细胞

秦文君 / 著



长江出版传媒

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·MEIHUIBAN·

美
绘
版

别具一格的少年成长故事
畅销25年的儿童文学经典

男生贾里

② 伟人的细胞

秦文君 / 著

长江出版传媒



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男生贾里·2, 伟人的细胞: 美绘版 / 秦文君著; 兔兔宇工作室绘. — 武汉: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8.1

ISBN 978-7-5560-7011-4

I. ①男… II. ①秦… ②兔… III. ①儿童小说—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276121 号

男生贾里·2, 伟人的细胞(美绘版)

出版发行: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业务电话: (027) 87679199 (027) 87679179

网 址: <http://www.cjcp.com>

承 印 厂: 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

印 张: 8.5

印 次: 2018 年 1 月第 1 版,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规 格: 720 毫米×920 毫米

开 本: 16 开

书 号: ISBN 978-7-5560-7011-4

定 价: 28.0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向承印厂调换。



目录

Contents

Chapter 1/	戏院风云	002
Chapter 2/	父子之间	018
Chapter 3/	口吃患者	036
Chapter 4/	计策	052
Chapter 5/	临时户主	066





Chapter 6/ 硬派女生 080

Chapter 7/ 抄袭案 092

Chapter 8/ 野炊 106

Chapter 9/ 伟人细胞 120

我的好友鲁智胜是位忠心耿耿的人物，他的毛病在于常常自以为是，爱出歪点子，需要我及时地点拨他。偶然，我也喜欢让他上点小当。鲁智胜对此不满，暗中朝我翻过多次白眼。最要命的是，他居然学来一个蠢人才用的抵抗方法：有主张当面不谈，分手时匆匆地塞过来一张纸条，弄得神秘无比，活像一个复杂的间谍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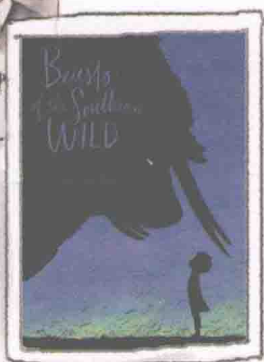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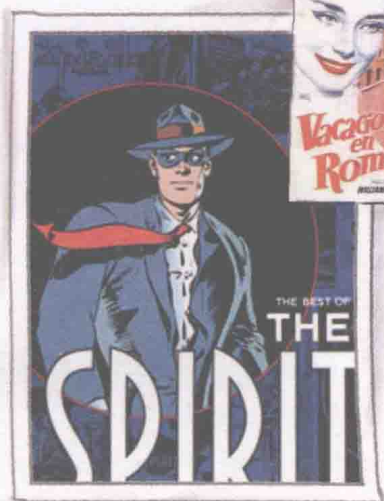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摘自《贾里日记》

Chapter 1 / 戏院风云

贾里同妹妹贾梅虽是一胎来的，但智商绝对有高低。贾梅是个稀里糊涂的女孩，只晓得“跟着感觉走”。有一阵，她酷爱悲剧性的电影，一星期看了三回《妈妈再爱我一次》，回回都哭得死去活来。除了擦湿的手巾，还带回个患重感冒似的嗓音，可她丝毫不埋怨编导故意折磨人，还比比划划地推荐贾里去看那苦戏。后来，贾梅的爱好又转了风向，变成个流行歌曲爱好者，到处搜集金曲选，苏芮、王杰、姜育恒天天挂在嘴边。贾里常常提醒她，可这丫头仍旧疯得很，近来，居然喜欢上左戈拉的歌了。

左戈拉名字听起来有点洋，而且疙疙瘩瘩，贾里见过他的照片，说心里话，印象不佳。那伙计瘦瘦的，脸很小，单眼皮，但又显得精力充沛，有点猴王的味道。虽然以貌取人不怎么公平，可第一印象就是如此，贾里总不见得说违心话去恭维那老兄。

“我要去听左戈拉演唱会！”贾梅宣布道，“非去不可！”



“算了吧。”贾里说，“他形象太差了！小个子，小眼睛……”

贾梅一向痴心，谁嘲笑她崇拜的人，她就不依不饶：“你算了吧，双眼皮漂亮，单眼皮聪明，我就喜欢聪明的歌星。”

什么逻辑，贾里愤愤地想，为了捧左戈拉，她连世界潮流也不考虑了！

本来，这个左戈拉演唱会同贾里没多大关系，他崇拜马拉多纳之类的世界级球星，或是有四星上将衔的军界人士，要么是头脑里满是数据公式的科学家。总之，他的眼界高得很，要不是他爸爸插手这事，他保证，十二小时以内就会把左戈拉忘个一干二净。

贾里的爸爸是个儿童文学作家，那是份苦差事，成天锁着眉头写写弄弄。平日，他有些老派思想，不怎么赞成贾梅迷在流行音乐里。这次，贾梅为了筹款买演唱会的票，又是找门路打工，又是给爸爸抄稿子。终于，爸爸被她弄得丧失立场，亲自为她去买来一张演唱会的票子。

“甲级！”贾梅高兴得又蹦又跳。

贾里也高兴，按以往的惯例，爸爸每回给贾梅礼物总不会漏掉贾里。这一回，贾里猜想爸爸或许会送他一张球赛票，最差也是一支现在的学生懒得去用的钢笔，反正接受礼物总是件喜事。

果然，爸爸郑重地站起来，像要进行一个送礼仪式：“这是个对你一生都有益处的礼物。”

贾里受宠若惊，啪的一下站个笔直。看爸爸的架势，似乎要送他个什么贵重的传家宝：一把银制大刀或是一只祖宗留下来的金怀表什么的。不料，爸爸在胸袋里摸索了半天，掏出一张学员证来。

“这……”贾里看不懂那是否有文物的意思，“值得收藏？”

“想到哪里去了？”爸爸正色地说，“你的钢笔字太差劲，还不如你妹妹，我给你在钢笔字学习班报了名，付了学费！”

贾里差点昏过去，他想怪叫，也想勇敢地提抗议：他情愿爸爸将他遗忘，但世上的公理又不允许拒绝收下爸爸的礼物。他只能干咳数声，表示那礼物像鱼刺一般哽在喉咙口。

可是，爸爸哪里听得懂他的潜台词！

鲁智胜是最懂贾里心思的，贾里刚把经过说完，他就开始声讨：“天下的老爸十有八九偏向女孩子。唉，他不让你去听演唱会，就是剥夺你的合法权益。”

他的口气倒像个律师。贾里说：“那个左戈拉我倒是不想见！”

“不，你一定得弄张票子去，堂而皇之地去，这是最好的示威。”鲁智胜坚定地说。

贾里笑笑，这倒也是，能把票子当着全家人的面亮一亮，证明自己是能够打天下的角色，这该多威风！鲁智胜



这家伙原来是大智若愚，也真算是一大发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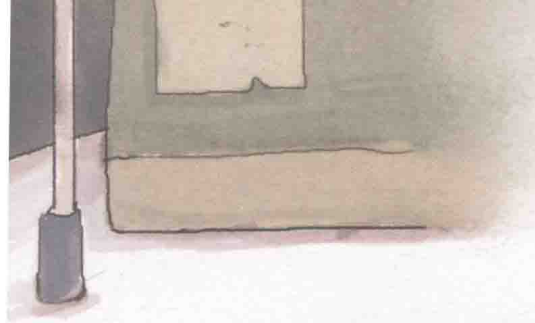
放学后，他们两个火速赶到戏院。售票处倒是有余票，一看票价，这两个人的脸色就无法自然——每张票十八元。老天，讲理不讲理，不管吃不管睡只不过听几首歌，却要这一大笔钱！

“太贵了。”鲁智胜说，“等我发了财再来！”

贾里也没这么多钱，两个人怏怏而归，边走边后悔忘记对着那坑人的戏院骂几句！直到星期六放学，临到分手的十字路口，鲁智胜才诡秘地一笑，说：“别恨那戏院了。明天中午等我的纸条！我想请你听演唱会！”

“去你的！”贾里以为他在卖关子。

到了星期日中午，鲁智胜果然很守信用地从贾里家门缝里塞进一张纸条。这家伙真是疯掉了，两家都有电话，



拨一下就通，可他偏偏这么跑一趟，制造些曲折，满足业余爱好。贾里接过纸条，见那上面写得清清楚楚：今日下午三点戏院门口见，请你听左戈拉演唱会，不见不散。

鲁智胜从未这么慷慨过。贾里半信半疑地往他家拨电话，屡拨不通，估计那胖子在电话机上做了点手脚：塞纸条就是为了不让贾里提反对意见，更不允许他刨根问底。

贾里没法子，只好下午三点去戏院门口会那家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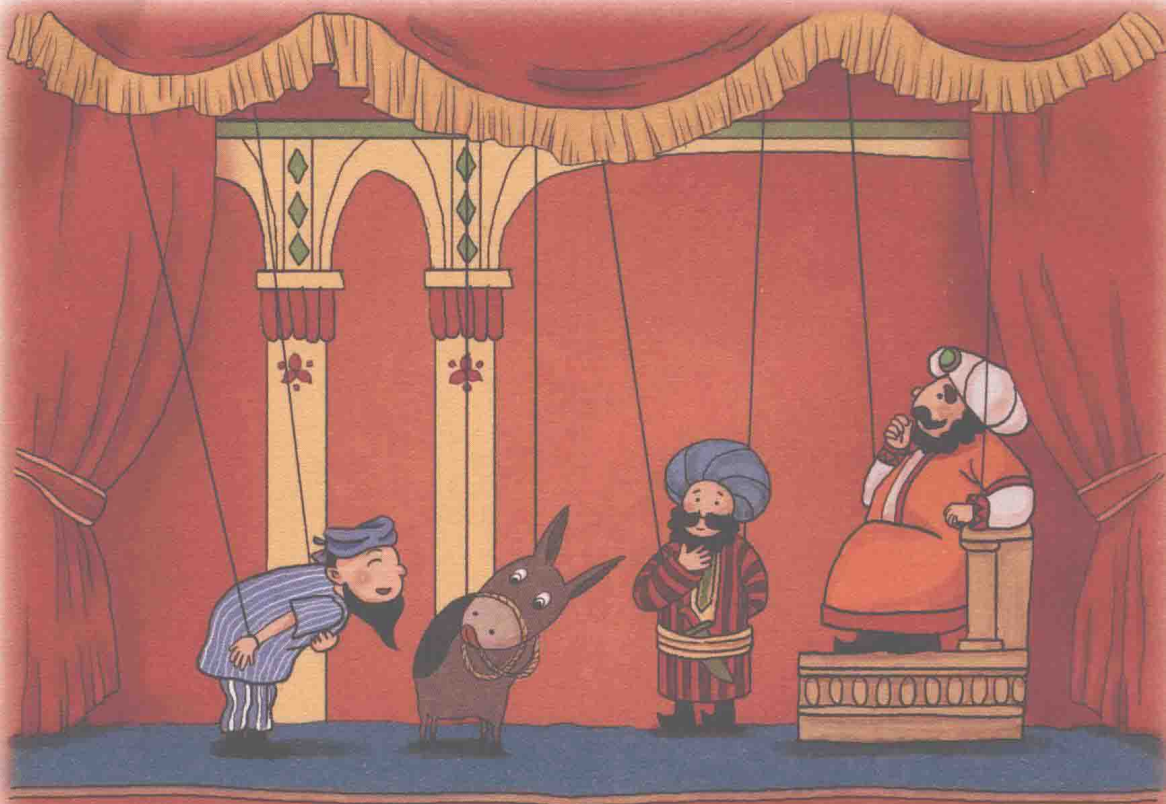
鲁智胜早在那儿静候多时了。他满脸笑意地迎上来，有点小人得志的嫌疑：“喂，你今天可以借我鲁智胜的光了。走，进去。”

贾里夺过票子，翻过来一看，只见上面写着票价九角。他火冒冒地问：“你搞的什么鬼？”

鲁智胜用包揽一切的口吻说：“不用操心，一切包在我身上。”

进了场，贾里就感觉不怎么对头。场子里娃娃特多，全场响着奶声奶气的喊妈喊爹声。这鲁智胜则东扯一句西扯一句，不作正面解释。待到开场，幕布徐徐拉开，贾里才如梦初醒，忍不住怒声发起脾气来：“你开什么国际玩笑！”





台上演的是木偶剧阿凡提！

鲁智胜慢悠悠地说：“急什么？这不过是个前奏。阿凡提演完后咱们别出场，就躲在戏院里，晚上不就顺顺当地听左戈拉演唱会了？”

“你是让我一块儿混票？”贾里瞪大眼睛问。

“别知足！”鲁智胜嘟哝道，“我不信你能想出更省钱的办法。”

好不容易到了散场，他们两个慢慢吞吞地起身，像唯恐踩死蚂蚁似的慢步挪到厕所，在那不怎么卫生的地方待了一刻钟左右。提心吊胆地等那两个清场的纠察扫完了场

子走出了场，他们才似两只惊弓之鸟仓皇溜进戏院。场子里的灯全熄了，暗暗的，发闷，像一个被抛弃的大地下室，适合给流亡者开秘密会议。

他们两个找了个隐秘的角落作为根据地，刚舒舒服服地坐了三四分钟，就发现事情不妙：先是太平门那儿的灯亮了，紧接着，舞台上的灯光也亮了。刹那间，他们变得十二分醒目。

“快蹲下！”贾里说，“进来人了！”

“谁那么讨厌！”鲁智胜也只能屈着腿，蹲在两排座位的中间，“我想看清那家伙的脸！”

进来的，是一个喜欢站在舞台上的家伙。看来，他是个慢性子，喜欢磨磨蹭蹭，在这儿弄弄，那儿瞧瞧，像是准备在舞台安家落户似的，好半天就是不走！

“喂，我可受不了！”鲁智胜说，“要蹲几小时吗？”

“那也得忍！”贾里说。

“说得轻巧。我的腰痛极了，它不肯配合！”鲁智胜苦着脸，表情十分悲惨，“我也无可奈何！”

他一定忘了是谁出的这倒霉主意！贾里的脚也麻掉了——除非有特异功能，否则，谁能一口气蹲上一小时脸不变色心不跳呢？到后来，鲁智胜实在撑不住了，只能放弃最后的架子，一屁股坐倒在地，说：“苦得像难民！”

那个家伙真是打算折腾一辈子了，他非但没有走的意思，还一会儿指示在顶上打灯光的人把蓝的光柱打一束过来，一会儿又把黄的强光照射在台中央，弄得这儿的两位

落难的人头不敢抬，呼吸都有所克制。

“贾里，你的预感一向准确。”鲁智胜的口气已彻底软下来，“你预感到什么了？”

“一片黑暗！”贾里说，“进退两难！”

贾里不过随口说说而已，哪知事情果真如此。待到那人关闭了舞台上的灯光，便信步走下台，一下子把场子里的灯全开亮了。他用带着上海方言的普通话对着贾里他们的方向说：“二位，请站起来了！”

在灯光下，贾里看见鲁智胜的脸惊得白白的，微微浮肿着，像遇上鬼一般紧张。

“勿要客气，你们快蹲了两小时了，也一定想活动活动了！”那人揶揄地说。

世上居然也有这么可恨的人物，从口气里可以听出，他早发觉贾里他们了，却佯装不知，故意让他们受罚似的蹲在那儿受苦受难，直到快挨到开场了才来收拾他们！

贾里对他怒目而视，他却笑咪咪的，态度极好，大概属于“笑面虎”之类。

“交出学生证。”他说，“按照我们戏院的规矩办：你们先去清扫厕所。扫毕，再来我这儿取回学生证。”

鲁智胜善于满足，不讲究个气概，因而还喜出望外地问：“不把这事捅到学校去吗？”

“刚才的两小时以及接下来的劳动能让你们得到足够的教训了！”那人很会说话，看来脑子管用，“何必再搞得满城风雨？”

鲁智胜点头哈腰，好像沾了人家多大的光，说：“谢谢！谢谢！”

“不必了！”那人收了他们的学生证，换了一种说不出的口气，“扫扫干净。去污粉、刷子都在那门边！”

鲁智胜还打算多嘴多舌，让贾里制止了：这时候说动听的求情话简直是浪费。

那厕所，陈年的旧垢还不少，看来是上一回被罚扫厕所的混票的家伙太缺少点责任心。贾里他们擦了窗子，又扫水池，间或把去污粉往上抛，让那白色的粉末像雪花一样飞来飞去，平时可没机会放开手把玩乐和干活结合在一起。因而他们举着拖把、长刷冲冲刷刷，很是快乐。后来，听众纷纷进场了，偶尔也有人来上厕所，见了他们还都跷大拇指。

“这厕所扫得真干净！”

“小弟弟，是不是来做好人好事的？”

他们两个早成了落汤鸡。可怜的鲁智胜，一双黑色的新软皮鞋被去污粉洒得白花花的，即便这样，他还不住地点头，对表扬照单全收。正当他们打算收拾了残局去换学生证，忽听隔着几道森严的门传来左戈拉的歌声，似乎在唱什么《好人一生平安》。鲁智胜把头探出门去听听，兴奋不已，也摇头晃脑地跟着哼唱起来：如今举杯祝愿，好人一生平安……

唉，落魄到这地步还唱个什么？况且，有两个好人今天被困在厕所，一生平安从何谈起！贾里气冲冲地把长柄

刷子扔到角落里，无意中发现那儿有块皱巴巴的手绢。

“喂，鲁智胜，你不是自称活雷锋吗？快把这块手绢送到失物招领处去！”

“我疯了吗？”鲁智胜说，“我是做小事的材料吗？”

正当这时，那调试灯光的人领着一个神色惊慌的人急匆匆闯进来，劈头就问：“你们捡到什么了吗？”

